

晒萝卜干

□陈红连

按理说,当下正是吃萝卜的时光,收上来的萝卜,嘎嘣脆,洗着洗着,有时会自动爆开,水分充足得可以当水果吃。可是很无奈,家里人不喜吃新鲜萝卜,尽管餐桌上再提醒他们,现下吃萝卜相当于吃人参,食补得很,可是女儿女婿仍然无动于衷,自动忽略桌上的红烧萝卜、芋艿萝卜、清蒸萝卜、泡菜萝卜、酱腌萝卜、萝卜炖牛肉、萝卜排骨汤……同时也忽略我这个老妈子的唠唠叨叨。

心有不甘,再次发声:“要不星期天晒点萝卜干……”

“好啊好啊!”

奇了怪了,不爱吃新鲜萝卜,却偏爱萝卜干,这是什么逻辑?

不过心里倒是正记挂着晒萝卜干的事。地里种上来的萝卜实在有点多,一餐最多吃掉四五棵,又不可能餐餐吃天天吃,时令过了,白白胖胖的萝卜水分干了,变成了空心萝卜,实在可惜。再说近段时期天气晴好,晒萝卜干正是时候。

说干就干,星期天一大早,挽个铅丝篮,去地里拔萝卜。丰收令人欣喜,拨开浓密宽大的叶子,脆生生的萝卜聚在一起开大会,好可爱哎。可能当初播种时太紧密,筛选时又不舍得拔掉

太多幼苗的缘故,许多萝卜三四个并列长在一起,挑中间大的拔,旁边小的也一起连着过来了。拔萝卜是个轻松活,它们生在泥土表层,仅三分之一甚至更少部分连着泥土,抓住叶梗轻轻一拽,萝卜就起来了。不一会儿,就拔下了一大堆,割去叶梗,把萝卜放入篮中,提起来沉甸甸的很有分量。第一趟我拎着回家,第二趟第三趟就交给两个年轻人了。

急急整出放在杂物间的桌子、木板,清洗好晾着待用。又拿出案板薄刀,站到院子一角的洗衣台前,一边削去萝卜的边角胡须,一边清洗掉萝卜身上的泥土。水声哗哗中,女儿迈出家门到超市买盐,女婿将起袖子帮萝卜洗澡,我负责把白胖的萝卜切成一条条长方形,一家人有说有笑忙开了。

做萝卜干不用切太细,太细了晒干后太小,嚼在嘴里软软地没咬劲,所以一篮篮萝卜切得很快,一个多小时就切了满满五脸盆萝卜条。撒上盐,拌匀,压上重物,静静地腌制两小时,这时候盐可以多放一点,这样出水快,反正后面还有一个下锅烫的步骤,可以去掉一部分盐分。但是也不能放太多,太咸了影响口味,现代人讲究饮食健康,在这点上,腌制食品也要与时俱进。

趁空隙打扫,清理完战场,又去大姐家借来米筛、竹匾、竹床,一一清洗晒干。吃过中饭,端起盛萝卜

条的脸盆来到太阳下,把腌好后的萝卜条均匀地撒在干净的器具上,放在太阳底下晒。一时间,院子内变得拥挤,花花草草看见这位陌生来客,探头探脑张望,很新奇;我看着白花花的萝卜条,悠然叉起腰,觉得很有成就感。

这样的萝卜条一般需晒三四天,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时调整天数,两天后每天翻晒一两遍,保证萝卜条全方位晒干。萝卜条日益缩水干燥,颜色略略转红变粉,当七八个器皿里的萝卜条可以合并起来晒在三四个器具里的时候,萝卜干可以重新收起来入锅烫煮了。

烫煮萝卜条这道工序很要紧,一定要掌握好火候与时间。烫久了,萝卜干太软不好吃;不烫,晒出来的萝卜干不仅不好吃,而且不卫生。烫煮的时候,注意水先烧开,大火,入锅的萝卜条不能一次性太多,水再度开后马上捞起沥干,要确保快进快出。烫煮几锅后得换清水重新烧烫,这样做出来的萝卜干过滤了晾晒过程中吹粘来的灰尘沙迹,变得干净整洁,咸度也相宜。出锅后尝一下味道,可以酌情添盐,也可以根据各人的口味,掺入辣椒粉等调味品。

烫好后的萝卜条已变成了萝卜干,孜孜然,既饱满又柔软,需要再小晒一天,就成了味道鲜美的萝卜干。

萝卜干宜储放在瓶器中冷藏,想吃时取出来用油炒,也可以即开即食,软硬适中,保持着萝卜原有的脆韧劲,无论下饭就粥,都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农家好菜。

盆之虫

□王静

深秋的白昼,我与花对视;深秋的黑夜,虫与花私语;我赏花护花,虫寻花吃花;我看盆花层染,虫吮叶子洞开,两者皆成光阴的印痕。

只是盆之虫不像秋虫唧唧,认识抑或不识的虫儿,有个无声的共性,哪怕吞噬叶子,亦不像蚕吞,沙沙地吃得光明正大。菊花盆的菊虎,总黏附于叶面或叶背,像一粒粒尘土,一动不动,若不是菊叶上的小黑点,谁知菊虎竟像饿煞鬼似的不停吮吸,不分昼与夜。碧玉翠绿的长寿花,新叶怎么枯萎了呢?一片实厚的叶片咋会透明了?透过薄膜似的表皮,有条小青虫躺在肉叶间,周身紧裹白丝,像披婚纱的新娘,还有一只小蝴蝶盘旋在这片叶子的上方,难道是在催促懒床的新娘?小青虫偶尔蠕动一下,碧绿的叶面便出现了白玉似的点粒……瞧这一家子,实在不忍心打碎它们的美梦,悄悄地将碧玉“洞房”整体平移。

这个季节的盆之虫,最神奇的要数小金虫,最诡异的要数褐长虫。两虫之名都是我的自造腔(方言,即自己杜撰),前者长在丝瓜盆,后者长在杜鹃盆。小金虫棕背黄腹,背脊锃亮无花纹,外形酷似儿时玩耍的金虫,只是个头比金虫小,不像金虫飞有声。小金虫以寄生丝瓜叶为生,飞舞起来像无人机,爬行却很缓慢,犹如战争影片中的坦克车。无论小金虫栖息还是爬行,它们的扁嘴总是吮吸叶汁,令人想不到那扁扁的小嘴,像锋利的剪刀剪纸一样,竟将一堵墙的丝瓜叶吮得只剩下叶脉。秋风吹来,丝瓜盆里那些或绿或黄的叶子,只剩叶脉,就像一张张剪纸。杜鹃花,至少养了十多年,院子的那株春鹃比儿子还年长,比利时杜鹃落户阳台也有六七年了,从没发现过这种褐色的长虫。它有半个小指那么长,全身褐色,与树枝颜色一样,虫儿为生存,总长天然的保护色。一次发现杜鹃叶出现几处网纹似的枯叶,与杜鹃对视数天仍没找到原因。一次浇水,纳闷有一段枝杆为何水浇不透,才发现这条长虫。长虫的小嘴紧吻叶柄,尾端接触枝杆,这条酷似树枝的长虫,大大超乎我的想象,柯虫离开寄生的枝叶时,长虫嘴吐长丝,尾端像吸盘似缠绕树枝,像上演“藕断丝连”的言情片。

花盆里的虫儿都像妖精投胎似,美妙而各怀绝技。菊花易生虫,当菊花枝头绽出洋葱头似的花苞,蚜虫就来凑热闹。蚜虫,宁波人又称油虫,这种油腻腻的虫儿颇讨蚂蚁的喜好。发现一秘密:哪个盆外有蚂蚁排队,抑或蚂蚁绕盆旋转,那盆花必生蚜虫。初春月季嫩枝上的蚜虫为鸚鵡绿,仲夏荷花苞尖的蚜虫为紫红色,此刻菊花上的蚜虫为褐色。蚜虫像变色龙,蚂蚁则是敢死队。为防蚂蚁的危害,我把花盆搁在水盆上,这样每盆花就像设置了护城河的城堡,可不怕死的蚂蚁总能游过护城河,登上城堡觅食。我不得不戴上老花镜,套好白手套,手执细竹针,像打歼灭战一样追赶蚂蚁,眼看追捕成功,眨眼瞬间,蚂蚁吐丝像空降兵一样从枝头着陆,钻入泥土……蚂蚁与我斗智斗勇,一会儿盘旋,一会儿空降,无奈我不得不摘镜搁针,宣告自己“战败”。

总第6902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

